

王以培

转场

每年春夏之交，雪山草地间的牧民都牵着骆驼，赶着羊群，迁居到山上芳草鲜美的地方。这是牧民的转场。

世纪之交，总有一些寻梦者，远离城市，行走天涯，在荒漠与森林之间徘徊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艰难跋涉。

東方出版社

转 场

王 以 培

東 方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:刘丽华

版式设计:任宗英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转场/王以培著.

-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5.10

ISBN 7-5060-0657-X

I. 转…

II. 王…

III. 游记-中国

IV. K928.9

转 场

ZHUAN CHANG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.75

字数:139 千字 印数:0,001—5,000 册

ISBN 7-5060-0657-X/I·47 定价:11.60 元

“要点是感动，是爱，是希望、战栗、生活。在做艺术家之前，先要做一个人！巴斯加尔说过，真正的雄辩是看不出雄辩的；同样，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。”

“真理的胜利是决然的。”

——罗丹《遗嘱》

目 录

引子	1
第一部	3
第二部	33
第三部	107
第四部	137

引 子

列车在大漠上行进，一缕细小的轻烟袅袅升起。我坐在列车上，沿丝绸之路西行。夜幕降临，荒漠寂静，静处传来隐隐的驼铃。先辈们正披星戴月，牵着骆驼、羊群，载着绫罗绸缎，缓缓走向西域。我也走进他们的队伍，日夜兼程，寻找精神归宿。

夜里冻醒了，窗外是白茫茫的雪峰——祁连山。我盯着窗外，直到天明。整个白天，荒漠上只生阳光，戈壁滩上的阳光像茂盛的荆棘，刺痛眼睛。

柳园，原先只有两棵柳树，后来筑路工人来此安家。这一夜我就住在这里。晚上10点半，天还没黑，晚霞散落金光，暮云低垂。我走在孤零零的小镇上，感到离家、离北京已经很远了。

汽车穿过黑白的盐碱地，来到敦煌莫高窟。人群散开后，空气静悄悄的，轻风吹拂着佛塔上的风铃，阳光在高处的墓地上静静地闪耀。沙壁上的千佛睁开眼睛注视着我，我不知是悲是喜。

深夜，敦煌一片寂静，静得像沙，凝聚日月星辰；静得像水，溶化时间；静得像空气，一无所有，却让我深深呼吸。

骆驼把我带到月牙泉边，星星鱼群似地养在水里，活灵活现的是我的悲哀吗？果真如此，心底的积血就能化在清水里，

那该多好！

月牙泉边，我认识了一位敦煌画家。她从傍晚画到深夜。夜里，我走过去和她谈心，她好像一直在等我。

回到北京，我开始和她通信，继续敦煌之行。整整一年，我生活在敦煌，她生活在北京；我成为她与城市文明的唯一联系，而她成了我精神生活的向导，引我走向旷漠，走向戈壁滩温柔荒凉的黎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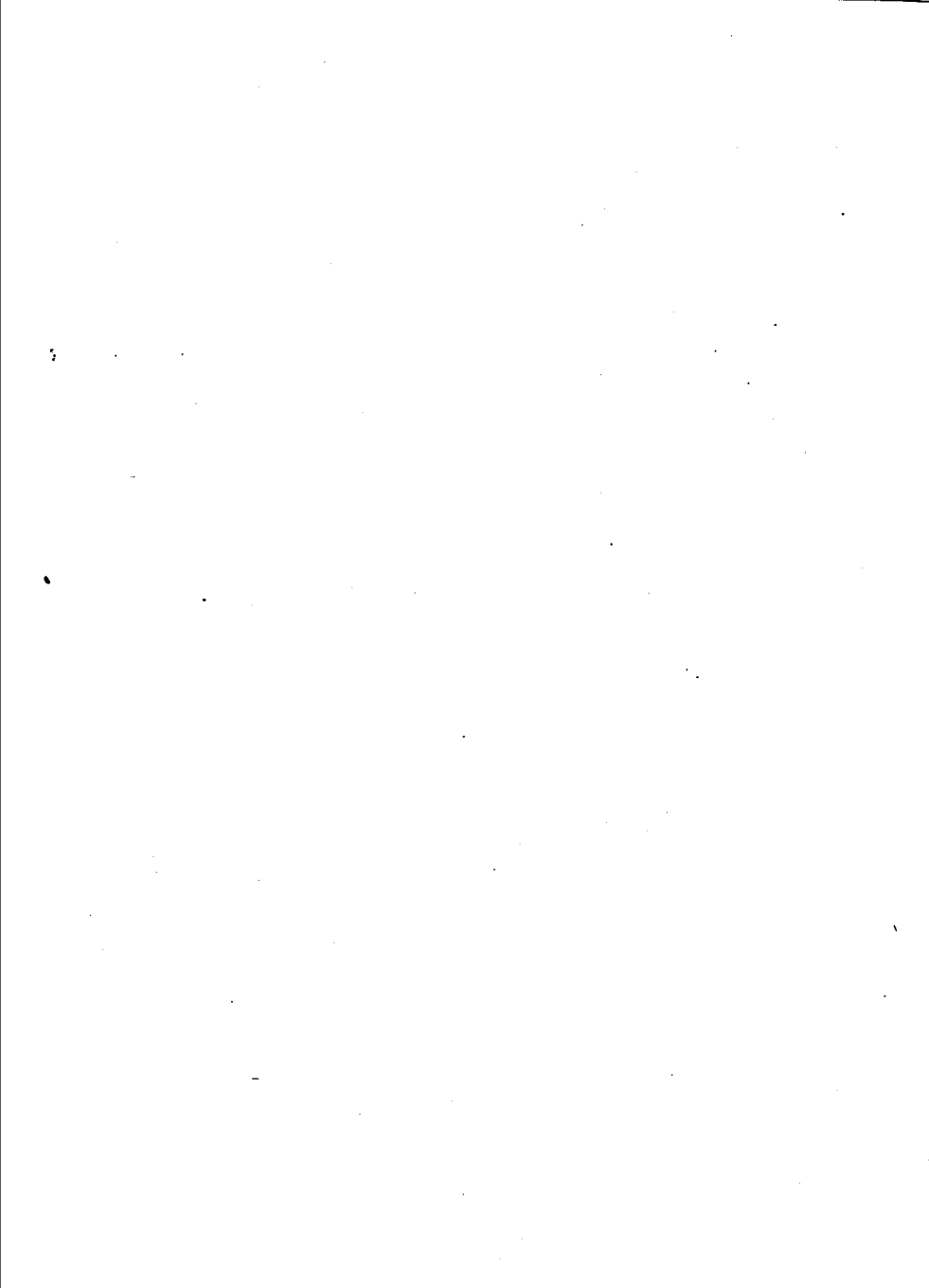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年春天，我留校任教，周围的世界已发生巨变，而我却一直生活在远方或从前。从前的梦堆积在心底，像个死去的婴儿，没有啼哭一声就已经夭折；而远方的沙漠中，那个温柔荒凉的女人，还坐在茫茫沙海的礁石上，“守着自己的一份残缺”。他们都在远远地召唤我，使我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；可我内心深处却渴望摆脱虚无，回到现实中来。这时，我认识了殷越。

殷越来 R 大学唱歌时，正是五月。一听他的歌，我就请他到宿舍，我们一谈就是整整两个月。那段时间，我们一起唱歌，一起写作，迎春花像光焰一样从温热的大地喷涌而出，生活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到天安门广场静坐了一夜，决定一起上路，去红土高原，寻找我们失去的梦想。为此，我们愿付出一切，忍受一切。傅雷先生说：“战士啊，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，你定会减少痛楚，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！”

第一部

“一朵花从太阳中汲取能量
把美献给众人。”

——灵性导师



夜里才提笔，列车已运行了 24 小时。我们和新认识的小瀑谈了 40 分钟，她现在就坐在我和殷越中间。窗外的夜黑沉沉的，列车已进入贵州，正经过两山之间一道悬空的桥梁，桥下的夜展开一片深海，列车如履薄冰。

旅途进入第二夜。白天，我第一次见到湘西，清亮的江水从连绵起伏的山间流过，几座林间的吊脚楼挂在山坡上。一个苗族姑娘端着脸盆走出来，对着山下的河水梳洗打扮。我们拼命向她招手，她不搭理我们，而前方的红土地却热情地拥抱我们。

天黑的时候，一个姑娘从我们身后的座位上站起来。她穿一件长长的黑 T 恤，T 恤上印着一个红唇，她的头发像黄果树瀑布，所以我们就叫她小瀑。她站在后排的座位上看一本杂志，我和殷越都盯着她看，她也不时地抬头看我们。殷越说，这是典型的贵州姑娘：白皮肤、短鼻、大眼睛，浑身灵秀。我们一直盯着她，直到她干脆放下杂志，毫不回避地看着我们。这种对视是全身心的交流，感觉像触电一样。可没过多久，列车到达前方某个小镇，一列从贵阳开往上海方向的列车停在与我们相邻的铁轨上，车窗挨得很近，与我们正对的窗口又出现一个姑娘的背影，从身材上看，是个上海姑娘。殷越毫不犹豫地打开窗户喊道：“姑娘，转过来，给你唱歌！”姑娘不回头，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小男孩把窗户打开。殷越弹起吉他，我们一起高唱：“望着那野菊花，我想起了我的家……”

姑娘还是不回头。我们又唱：“我们一有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力量，我们一有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欲望……”姑娘还是不回头。结果列车缓缓开动，各朝东西两个方向，她就这样与我们擦肩而过。

车厢又恢复了平静，小瀑还站在我们身后，低下头，好像吃醋了。我们就向她招招手，她不理我们。列车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，风景突然展现又突然消失在黑暗里，我们在梦境和现实之间穿行。很累，我们正昏昏欲睡，突然耳边传来一个仙境般的声音：“你们刚才是在叫我吗？”“当然！”我们都兴奋得跳了起来。

现在，小瀑就坐在我们中间，我们都来了精神。殷越抱起吉他，唱起早年的歌：

破草帽下 藏着一支歌谣
这是一个秘密永远没人知道
多看一眼不如少看一眼好
黑色的瀑布总是让我动摇

就这样，我们摇摇晃晃地沉浸在歌声里；夜，浸在深深的美梦中。直到安顺，小瀑下了车，我们把她送出车站，隔着铁栅栏，目送她走进安顺昏黄狭窄的街道。

我们又上车，继续旅行。现在是凌晨3：32分，列车又进入一个隧道，车上的人都在各自做着自己的梦。殷越还在轻轻拨弄着吉他，迷迷糊糊地唱着：“多看一眼不如少看一眼好，黑色的瀑布总是让我动摇……”车轮和铁轨和谐地碰撞，为这首

歌配上了背景深厚的和弦。西南之夜，多么美好！

人们在上路之前通常要许一个心愿，我这会儿才想到。我从内心深处祈望在这次旅途中，通过全身心地爱而得到神灵的启示，愿神保佑我们一路平安！

经过两天三夜的长途旅行，下午六点，列车终于开进昆明站。“昆明”这个饱含春天和阳光的名字，从窗口的站牌上一晃而过。

一出站我就给科科打了个电话。“我正在等你们呢！”这是她的声音。我们约好半小时后在董家湾车站见。

她穿着一条牛仔裙和一件白色的短袖衫站在车站等我们，人比从前更出落了。在她家里，我们痛痛快快地洗了个凉水澡。走出浴室，她已经摆好一桌丰盛的云南宴席，加上一瓶五粮液，我们像是到家了。科科的妈妈和妹妹也在家，她们都是云南味儿的。

从科科家出来，外面下着毛毛雨。昆明的夜晚比北京热闹多了。高楼闪着霓虹灯，灯下有许多小摊，卖烤豆腐的摊上冒着热气和香味。昆明人的服装差异很大，有穿短袖、短裙的，有穿毛衣、西服的，看来昆明不仅包含了多种民族，还包含了多种季节。

我们冒雨走过昆明市的一角，在轻工业局招待所住下，房间在4楼。科科走的时候我后悔没去送她，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殷越累了，我们就熄了灯。本来我还想去外面看看，但昆明之夜的凉风细雨很快将我们舒舒服服地送入梦乡。

这是我们来昆明的第一个早晨。虽然是8月，却让人感到春意。天还没亮，一阵凉风把我吹醒，躺在床上，我美美地想着远方，想到许多浪漫的事情。

早晨，我们背着吉他和双肩包走在昆明的大街上，绿荫下的自行车川流不息，昆明姑娘的背影令人赞不绝口。一个身背吉他，长发飘散的姑娘骑车从我们身边经过，我们在后面大喊：“停下！背吉他的姑娘！”可惜广场上人太多，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她 and 那只装吉他的蜡染布套远远地消失。

顺着青年路、正义路，我们走向翠湖公园。地图上这个公园占了一大片绿地，水汪汪的，好像有姑娘坐在水边。我们加快了步伐。走在异乡异地，一切都新鲜、神奇。

路边坐着一个老头，抱着一支碗口粗细的竹烟筒，有滋有味地吸着。我们过去问这是什么烟，他回答的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。我们就干脆把头凑上去，一人猛吸一口，呛了一下，没吸出味儿来。

昆明的建筑和昆明人一样，杂乱而别具一格，现代化与古色古香融为一体。一些旧式的洋楼像是当初法国人造的，很浪漫，其中有一座两层楼的小茶庄，淡绿的墙呈弧形，上宽下窄，黑色的房顶上浮着一层零星的绿草，小茶庄看上去就像一杯刚刚沏好的绿茶，热气和香味弥漫整个街道。

一片不大的水域环绕着亭台楼阁、绿树和岛屿，翠湖公园本来算不上美丽，但聶耳的塑像立在水边，整个公园就充满了生机。我们来到聶耳的塑像前唱歌，聶耳有四只耳朵，肯定都听见了。

下午，我们来到公园对面的馨雅酒吧，要了两杯金酒，一听苏打水。酒吧里只有我们两个客人，清冷的桌布上搁着一束康乃馨。殷越为服务员唱歌，我给她算命^①，姑娘听了很感动，主动问我们地址。“收到我的信不要吃惊。”她认真地说，我认真地听，并想好了给她的回信。

殷越出去买烟时下起一阵暴雨。我们知道雨一会儿就停，但还是一起去给他送伞。殷越正躲在一个屋檐下，看见雨中走来一对情侣，原来是我和她，她叫马克娇，是属兔的。

• 2 •

雨越来越小，我们坐车来到云南大学。校园在雨中灰蒙蒙的，像中世纪某个未开化的城堡，树木、房屋和学生的面孔都很苍老。我们转了很多教室，想唱歌却找不到合适的听众，只好灰溜溜地走出来，沿着大路朝西边走。这时雨停了，阳光照在水淋淋的石子路上。迎面走来两个高个子的外国人，一个蓝眼睛黄头发，穿一身白西装，戴一顶白色的鸭舌帽；另一个黑皮肤黑眼睛，穿一件红雨衣，他们远远地向我们招手，问我们会不会说英语，他们想学中文，我们当然是好老师。谈了几句，我们就约好明天下午4点在原地见。他们一个是意大利人，一个是印度人。

离开云大，我们又回到馨雅酒吧要求工作，老板同意我们

^① 我之“算命”，只是谈谈自己对别人的印象、直觉，寻求心灵的沟通 and 理解，与传统意义的“算命”是两回事。对于巫术与迷信，我一向深恶痛绝。

晚上在酒吧唱歌，抽当晚赢利的10%。晚上10点，我们开始唱歌的时候，酒吧里坐着一个德国老头和一个昆明姑娘，那姑娘坐在老头腿上，做出各种亲热动作。我们的歌声被一阵阵粗暴的笑声和尖叫刺伤，可我们还是认真地唱。我看着殷越紧锁的眉头和脸上暴突的青筋；而那个德国老头用一双混沌、痴呆的眼睛看着我们。过了一会儿，那姑娘转过身，友好地跟我们打招呼，她说她认识一些歌厅老板，可以帮我们介绍工作。

殷越还在酒吧唱歌，我去旁边的翠湖宾馆给科科打电话。在宾馆大厅里遇见四个意大利姑娘，我和她们用英语、法语谈得很高兴，可一会儿过来一个国旅的女导游，问我是哪儿的，有什么事，来宾馆干什么；我问她哪儿来的刻骨仇恨？

夜里回到旅社，同屋又住进来两个人，我不好开灯，就站到走廊的灯光下写日记，这时殷越背着吉他从楼下上来，已是凌晨2：10分。

下午，我们匆匆赶到云大图书馆门口，见到昨天那两个外国人，和他们谈了两小时，发现他们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他们是krishna^①的使者。

“你们为什么出来旅行？”

“寻找自我，”我们说，“寻找精神的出路。”

“你是谁呢？”

“一个普通中国人，想为我的祖国做一些事情。”

“可是，从本质上讲，我们都是灵魂，认识自我是灵魂自觉

① krishna，印度《韦陀经》中的圣主，至尊性格神首。

的第一步。”

“怎样才能算是自觉呢？”

“身体是物质的，真正的自我是灵性的，一个人能够明白这点，他就是自觉了。”

“我相信灵魂，可如何确信它是人的本质呢？”

“你还记得你上小学第一天时的情景吗？”

“记得，那天下着小雨，我背着帆布书包走下一个小土坡。”

“可那时的你的身体呢？已经不存在了。你曾存在于婴儿的身体、男孩的身体，现在你又存在于一个成人的身体，身体换了很多次，可你还是你，就像你换了件衣服，而你并没有改变一样。”

“那么人死后呢？”

“正像除去旧衣，换上新袍。人死后，灵魂离开衰老无用的旧身体，投入另一个身躯。”

“一个自觉的人应该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认识自我，继而认识至尊性格神首 krishna，专心做一名奉献者，奉献于 krishna。”

“可人类正在遭受种种劫难，我们怎能放弃肩上的责任，去寻求个人心灵的解脱呢？”

“想做高人是一种罪过，一朵花从太阳中汲取能量，把美献给众人。”

和我说话的是一个来自佛罗伦萨的青年，名叫 Gauranga，他曾和一个朋友周游世界，探寻真理，走到印度，认识了一位灵性导师，开始信奉 Krishna，成为 Krishna 的奉献者。而他

的朋友还俗，和他分手。这位来自但丁故乡的青年，从此成为我的灵性导师。

傍晚，殷越还在馨雅酒吧唱歌，我站在酒吧门口，靠着一棵树，细读刚得到的书《再回来》。红土地上的斜阳从身后照过来，进入我的身体，我渐渐明亮起来。背后的树正暗暗开花结果，生命在这里发生了转变。

我们搬到了云大招待所，和两位灵性导师一起吃斋念经。“一个肉食者，身体如同坟墓；而一个素食者，身体形同庙宇。”Gauranga 说，“戒除感官享乐，可以擦亮心境。”

我问，印度有轮回学，中国有阴阳学，你们了解《周易》吗？

Gauranga 画了一个阴阳鱼图，告诉我：“阴阳学只适于物质世界，不适于精神世界。在神的国度里，只有光，没有黑夜。”

深夜，我们在房间里念经，唱诵 Hare krishna 曼陀罗：“Hare krishna, Hare krishna, krishna krishna, Hare Hare, Hare Rāma, Hare Rāma, Rāma Rāma, Hare Hare。”^①念到天亮，Gauranga 轻轻敲响了风铃，风铃如鸟鸣进入深山，山谷渐渐明亮，——内心充满喜悦和光明。

清晨，我正在 Gauranga 的房间里念经，殷越敲门进来，说楼下有人找，我下去才知道是个小骗局。殷越说：“救你出来，怕你陷进去。”我们溜出招待所，走上大街，在穿心街口问一个店员借了把吉他。“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！”

① 对圣主 krishna 的赞颂。